

新加坡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与启示

王忠昌 黄一笑

[摘要]新加坡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发展,将其作为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社区教育历经生存导向、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阶段的发展,在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内涵、发展成效上均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为我国社区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应强化包容属性,促进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注重物质与精神双重建设,保障社区教育顺利实施;推进政府主导与多方协同,优化社区教育管理模式;加大资源整合和共享力度,推动社区教育均衡发展;满足不同群体多元需求,完善社区教育服务体系。

[关键词]新加坡;社区教育;发展历程;终身学习

[作者简介]王忠昌(1985-),男,山东沂南人,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黄一笑(1995-),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在读硕士。(广西 南宁 530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30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及其实施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JA220252,课题主持人:王忠昌)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6-0049-09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5.16.003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迈向学习型社会是各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调动社会上一切可利用的学习资源,打通“家—校—社”教育的各环节,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社区教育是重要实现路径。《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强调“增强社区教育,加强各类群体的职业培训和学习服务,推进学习型社区、学习型组织建设”。社区教育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新加坡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发展,将其作为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历经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新加坡社区

教育已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体系。因此,深入研究新加坡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能够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加坡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加坡社区教育源于20世纪60年代,它不仅承担着传承和弘扬各民族文化的重任,还是提高国民素养、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教育目标调整—社区教育响应”的动态匹配发展逻辑,可以将新加坡社区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生存导向阶段(1965—1978年)

早期的社区学校由传教会与各民族社区设立,如马来学校、米法尔学校、华人学校等。早在1960年,新加坡就设立建屋发展局,负责规划社区空间、启动社区项目,为社区教育提供空间与场所。同年,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

tion, PA)成立,作为新加坡社区组织总机构,旨在促进群体和谐和社会团结。人民协会下设社区中心,负责收集居民需求,反馈政府意见,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关键机构。1965年,为应对资源匮乏、社会不稳定等挑战,新加坡将人看作“最宝贵的资源”^[1],以“生存为导向(Survival-Driven)”^[2],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认为,多元社会可以实现融合。他将多元民族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政策为联结的新民族社区结构不断建立,社区中心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各社区配备经过专业训练的社区工作者,他们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为社区教育的开展提供保障。社区中心的硬件设施完善、功能俱全,为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空间。同时,社区中心的教育对象不仅涵盖青年团、妇女组等诸多社团组织,还包括青少年群体。社区中心的课程丰富多样,通过设置休闲课、开设职业技能课,在满足居民日常兴趣培养需求的同时,提升居民的就业竞争力。这一阶段,社区教育活动虽尚未正式采用“社区教育”之名,但各地社区中心配合民众教育组织工作,开展各类教育活动,一种团结新加坡各族的新型“社区教育”正在积极展开。

(二)效率导向阶段(1979—1996年)

1979年以来,新加坡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此,新加坡政府以“效率为导向(Efficiency-Driven)”^[3],加大教育投入,实施教育分流制度,以提高整体教育效率,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新加坡设立市区重建局,推动城市的更新建设,并通过制订国外人才居住计划、特批居住物业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引入国际专业人才,以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求。随着外来人才的涌入与本土人才的不断增加,新加坡深刻意识到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培养公民责任感等对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性。由此,1980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重新整编道德教

育课程,《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提出“造就正直的人”的主张。社区是群体与群体进行联结的重要载体。社区教育可以加强公民之间的精神联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社区活动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凝聚力。1982年,新加坡提出建设新形态社区教育的要求,将儒家文化精髓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弘扬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建立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紧密联结的“共同价值观”。1992年,新加坡在社区教育中推行“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社区成为传播儒家文化、传递价值观与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同时,新加坡还将爱国主义教育社区居民的实际利益相联系。例如,1983年,成立社区公益中心,设立多项帮扶基金,帮助改善社区居民生活;1989年,市镇理事会成立,负责处理社区设施、财务等大小事务。这些举措切实关注社区居民的实际问题,从公民利益出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1996年,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设置社区发展理事会(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CDC),旨在关怀社区弱势群体、促进社区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一阶段,新加坡主要通过社区教育,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凝聚精神力量、塑造精神文明社会。

(三)能力导向阶段(1997—2012年)

1997年之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新加坡政府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导向”^[4],建设“思考的学校,学习的国家”^[5],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倡导建设“终身学习型国家”。自《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伊始,新加坡教育就不断加强“家—校”合作,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家—校”合作体系,实施以创新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能力导向教育。新加坡教育界普遍认识到,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学校和家庭,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于是,从传统应

试教育下的“家—校”合作伙伴转向“家—校—社”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新加坡教育局设立社区与家长辅助学校咨询理事会(COMPASS),以“我们的孩子”为理念,通过委员会、讲座、情景剧论坛、走访等形式,强化社区、学校、家庭的伙伴关系,重点强化三位一体的教育合作氛围。在合作方式上,志愿者服务参与和学校开放日是常见的合作方式。前者指家长或社区成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学校志愿项目,从而促进三方的沟通与合作。后者指家长、社区志愿者在开放日期间参观学校环境、参与学校活动,有助于加强合作伙伴关系的联结。除了个人参与的合作方式,还有以锦簇社区(Community in Bloom, CIB)为代表的社区参与合作。“CIB计划”于2005年启动,通过组建园艺小组、组织分享会、建设“社区花园”实现“学校—社区”联动。在合作机构组织上,2000年MCCY成立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旨在促进为父母与学生提供轻松的家庭生活教育计划和资源。非营利性组织“好爸爸中心”与MCCY合作开展三类课程,旨在促进家庭生活的健康幸福。2002年创立的关注家庭公司为更多家庭提供服务。在资金支持上,CDC与“SEN计划”将目光放置于对社区弱势群体的关怀上。理事会组织的“学生膳食计划”^[6]帮助无数贫困学生解决三餐温饱,“SEN”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帮助。社区关怀基金下设的“家庭教育补贴”^[7]、婴儿奖金计划、残疾儿童发展学习计划、儿童发展储蓄账户等项目帮助低收入家庭儿童获得成长发展的机会。家长支持小组基金为小学教育与家庭教育提供资助,同时成立家长参与组织,与学校、社区建立共生关系。这一阶段,围绕创新人才能力培养目标,新加坡社区教育积极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

(四)价值导向阶段(2013年至今)

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新加

坡面对未来世界发展带来的不确定与不稳定,亟须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为此,2012年,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瑞杰提出“学生为本,价值导向”^[8]。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新加坡教育开始了一系列改革。2013年,“终身学习计划”提出“终身学习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态度、一种技能,是确保教育继续成为社会提升力量的基础”^[9],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为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在《教育的预期成果》中明确提出“要教育出自信的人、自主学习者与积极贡献者”^[10]。在《我们的学生》中强调“帮助学生建立一套健全的价值观,使他们拥有强大的品格与韧性以应对风险与挑战”^[11]。为实现这些目标,新加坡教育部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其中,ECG(教育与职业指导)强调“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学习意识与自我导向能力,使他们拥有拥抱未来、拥有面对未知挑战的能力”^[12];NEL框架强调“品格塑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提倡“从学前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13]。

这一阶段,社区教育在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学习途径上,通过构建学习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拓宽了学习途径。例如,家长教育网提供相关学校课程、家长教育信息,拓宽家长学习途径,加强“家—校—社”三者联结;COMPACT—开阔者社区平台集结人文、语言、艺术等多领域杰出人才,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机会与资源。在学习资源整合上,从教育人才到教育资金为终身学习社会的构建提供专业支持与帮助。例如,“联合教育工作者计划”^[14]联合社会各界专业人才,在学生的心理健康、社会情感发展、特殊教育支持及户外探险活动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与帮助;“教育部幼儿园—社区早教联合中心”为2个月至6岁的儿童连续提供优质且价格低廉的学前教育;应用学习计划(PLA)联合学校与社区,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与教师团队。在社

区活动组织上,认可学生发起的活动与社区活动。以李光前花园学校、彩虹中心学校为代表,新加坡社区学校开展了多种丰富且符合当地特色的社区课外活动。同时,每年都会设立“我们学校社区奖”,以鼓励在各类社区活动中有优异表现的社区青年及社区教育部教职员工。

二、新加坡社区教育发展的特点

纵观新加坡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虽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一)政策引领、组织保障,奠定社区教育发展基础

在新加坡社区教育发展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自上而下地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与落实,牢牢把握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多元民族融合的政策框架下,执政党制定了多元平等的社区政策及配套制度,完善社区管理机构,搭建起民族融合的桥梁。例如,《道德教育报告书》提出成立“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开设社区道德课程并编写教材,推动社区文明建设;《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强化家庭、社会与教育的协同关系;《2030年教育科技总体规划》提出以“塑造未来学习”为主题,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全力打造新型学习型社区。其二,政府对所属部门与非政府机构的科学组织安排,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政府架构中,16个部门各司其职,教育部与MCCY负责社区建设总体规划,MCCY与种族宗教和谐指导委员会共同搭建民族参与平台。作为半官方性质的法定机构,人民协会在MCCY领导下,依照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承担社区基层管理工作,其下的社区发展理事会负责具体建设与管理事务,形成政府主导、层级分明、职责清晰的管理体系。此外,政府高度重视与非政府机构的合作,通过人民协会广泛组织社区活动,并依托国家社区领袖学院选拔精英

人才参与管理决策,保障社区教育高质量推进。其三,政府通过前瞻性的社区规划,实现对社区教育发展的深度主导。《总体规划》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确立长远目标,为城市与社区构建稳定发展空间。政府借助PA与社区中心开展基础工作,同时积极吸纳居民意见,确保规划契合居民实际需求。政府通过培训和扶持优秀社区教育工作者,着力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为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二)多维发力、多力驱动,增强社区教育发展动力

新加坡社区教育的系统发展源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多维发力,具体表现为政府力、经济力、社会需求力及精神力的推动。其一,政府力是社区教育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新加坡政府启动社区项目,大力建设社区中心,搭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社区教育发展奠定基础。例如,1988年教育部设立COMPASS促成教育合力发展,这是社区教育合作的里程碑。在资金上,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与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对社区志愿组织提供多种多样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例如,设立各项帮扶基金,发展新社区教育建设。在新加坡政府的推动下,社区教育地位得以确立与提升,成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支柱。其二,经济力为社区教育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生存导向初期,建屋发展局探索、规划社区建设,拓宽社区教育活动空间。社区能够建设更多的社区中心、图书馆、科技实验室和在线学习平台等教育设施。为了给社区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市区重建局还开展城市发展计划,详细规划社区用地,推动社区的更新建设。随着新加坡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社区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多。除了政府的帮扶,越来越多的企业 and 非营利组织向社区提供资金支持,如“好爸爸中心”等加入社区教育项目、设施的建设和社区课程的开

发。同时,经济的发展还使新加坡社区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资源更加丰富。其三,社会需求力与精神力共同驱动社区教育发展。社区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社会 and 个人的需求展开。从解决生存与文化融合问题到满足转型发展需求,从建设精神文明与科技创造的新追求再到实现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需求,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满足社会和个人发展需求的过程。同时,文化建设也为社区教育注入精神动力。文化的多样性丰富社区教育内容,文化价值观塑造社区教育目标,社区文化增强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共同参与。因此,文化需求也推动了新加坡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功能拓展、价值延伸,丰富社区教育发展内涵

新加坡社区教育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基础到综合、从本土到国际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与深化。其一,在功能维度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跨越。早期社区教育还未发展为独立的教育形态,仅作为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辅助与补充。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终身教育理念的不断演进,社区教育逐渐突破了单一功能,开始向多领域、多层次的方向拓展,以满足不同年龄、职业和兴趣群体的需求。教育形式从传统的课堂授课发展为线上线下结合、工作坊、社区活动等多种形式,增强了教育灵活性和覆盖面。其内涵从单一的教育辅助与补充,发展成为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力量。其二,在价值取向上,推动了从基础到综合的转向。新加坡社区教育设立之初,主要目标是推动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作以及为社区居民生活服务,内涵相对基础、单一。随着持续发展,新加坡社区教育不仅涵盖物质层面的基础内涵,更进一步深入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例如,通过道德教育,提升居民道德素养;通过家庭健康课程与心理健康教育,促进身心和谐发展;通过创新、沟通等软

技能培养,增强综合素质与适应能力。其三,在覆盖范围上,完成了从本土到国际的拓展。新加坡在社区教育中设置普通话、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语言课程,开展跨民族文化活动和交流项目,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促进群体包容与理解。全球化的发展使新加坡将教育发展放眼全球,拓展了国际化发展内涵。新加坡教育部在社区教育中引入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资源,推动双语教育和跨文化交流,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

(四)多元参与、协同合作,提升社区教育发展成效

新加坡社区教育通过多部门协同推进、非政府组织协同合作以及学校、志愿者及专业人员深度参与,形成了多方联动、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其一,多部门协同推进。文化、社区及青年部(MCCY)通过“桥梁”对话、仁爱运动及社区网络等项目,与社区建立紧密沟通合作,有效管理改善社区关系,为社区教育的开展创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新加坡国家委员会(SNC)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发展得到了各社区机构及居民的广泛支持,推动了社区教育的创新发展;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通过鼓励居民参与“生命家庭志愿者”活动,关注社区家庭与儿童的身心健康,支持社区家庭教育的开展,提升了社区服务的质量;市镇理事会侧重于社区的硬件管理,负责保养维护及更新更换共用设备等;国家福利理事会、国家义工慈善中心等相关部门为社区提供居民救助与福利支持。在政府领导与团结下,各政府部门团结协作,助力社区教育发展。其二,非政府组织协同合作。人民协会作为半官方机构,通过基层组织、社区俱乐部等网络,搭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扩大合作范围;COMPASS构建社区、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深化协同内涵;CIB等社区通过组织分享会,打通“校—社”联动;好爸爸中心、关注家庭公司

等社会组织,从课程开发、服务社区、资助学校等方式参与合作,助力社区教育协同发展;以德教太和观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依托旗下福利机构德教儿童发展中心、德教老人活动中心、德教家庭教育中心等根据社区居民需要,发展各类具有关怀性的教育项目。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丰富了多方协同的内涵,释放了社区教育发展的活力。其三,学校、志愿者及专业人员深度参与。社区学校通过开展开放式校园课程及活动加强合作关系。例如,国际社区学校通过课外社区课程、XCL世界学院社区服务及新加坡美国学校志愿服务等活动,促进学校与社区、学校与社会组织、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志愿者和专业人员积极投身社区教育,成为发展合作的推动者。新加坡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加入政府组织“COMLINK 志愿者”“生命家庭志愿者”及“培育计划志愿者”等志愿者组织与政府、社区合作,服务社区教育工作开展。联合教育工作者(AED)来自社会各界,通过参与社区教育教学工作,在各专业领域提供帮助。学校、志愿者及专业人员的深度参与推动新加坡社区教育在参与度、服务度与社会认同度上取得显著成效。

三、新加坡社区教育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为促进社区教育发展出台的政策、建立的机构、实施的内容等,对我国当前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及构建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强化包容属性,促进社区教育融合发展

社会融合是一种相互同化与文化认同的过程^[15],新加坡社区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推动不同群体和谐共处,促进社区教育融合发展。其一,深化融合发展理念,筑牢社区教育文化根基。我国社区教育应以社区为纽带,深入了解文化发展需求,系统整合文化资源,为后续实践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社区教育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引导社区居民增强文化包容意识,增加文化的交

流互动,在交流互动中消除文化隔阂。其二,打造融合发展平台,开发社区教育课程和活动。我国社区教育可着重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社区文化课程与活动,以这些课程和活动为载体,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提供常态化、制度化的交流平台。例如,针对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与社区的历史发展传承,开发融合老手艺、老故事等的特色主题文化活动。同时,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社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融合不同群体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和项目开发。其三,培育融合发展组织,开展社区教育团队及人才建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支持群团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服务”。虽然当前社区组织和团队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上发展仍不成熟。因此,需要进一步调动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社区教育,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增强社区的文化凝聚力。同时,要推动社区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强分级培训,打造一支融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的优秀社区育人队伍,作为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基础保障。

(二)注重物质与精神双重建设,保障社区教育顺利实施

新加坡社区教育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重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建设。物质建设上,新加坡合理利用资源,将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紧密结合。社区中心不仅作为社区活动的场所,还注重加强与学校、家庭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精神建设上,新加坡的人文主义社区模式融合中西文化,打造出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质、充满多元与包容气息的社区环境。借鉴新加坡的有益经验,我国也应从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持续加强建设,保障社区教育顺利实施。其一,物质层面,加大对社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打造多功能的社区教育场所。一方面,可以合理利用资源,将社区教育与社区建

设紧密结合,按照注重实用性、兼顾个性化的原则,对现有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另一方面,可以全新打造集图书借阅、文化讲座、技能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学习中心,并以此为平台全面加强社区教育机构与学校和家庭的互动,切实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教育生态链。其二,精神层面,在社区教育中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营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例如,在社区教育课程设置中,既要安排相关传统文化课程如国学经典诵读、书法绘画等,提升社区居民的传统文化素养,又要引入现代科技文化、国际文化交流等内容,拓展社区居民的国际视野,使社区成为既传承民族文化又接轨现代文明的重要阵地。在社区教育主题活动设计中,不仅要保留传统文化的本来风貌,体现文化传承的独特价值,也要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以创新形式融入社区生活,让社区教育内容更贴近社区实际。

(三)推进政府主导与多方协同,优化社区教育管理模式

新加坡政府以“服务、公平、惠普”为价值理念、以“提供服务、满足需求、建立秩序”为宗旨,制定完备的法律且严格执法,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实际,可从强化政府主导、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等维度,进一步优化社区教育管理模式,推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优化社区教育顶层设计。任何一项事业的实施和推广都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与推动。我国社区教育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从国家到省到市再到社区层层推进、全面参与。这种多级管理模式具有便于指挥、分工明确的特点,但也易形成上层号召强烈、下层响应不足的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强化政府参与,明确其在社区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特别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定,从宏观层面规划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与重点任务,紧紧围绕“促进社区和

谐发展、助力全民终身学习”的核心目标,使社区教育在规划与实施过程中有清晰的价值指引,确保各项教育活动有序开展。其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社会力量参与度低,社区教育仍主要依赖政府推动,社会参与机制不完善。因此,亟须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管理机构与组织体系,明确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学校、企业等在社区教育中的职责与分工,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良好格局。其中,政府主要负责统筹规划与资源调配,社区组织主要负责具体的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学校主要负责提供师资与教育教学资源支持,企业主要负责提供资金设备支持、提供实习实践机会等。其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社区教育规范发展。为保障社区教育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社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严格执法规范各方行为,防止出现政策执行不到位、推诿扯皮等问题,确保社区教育能够沿着法治化轨道稳步前行。

(四)加大资源整合和共享力度,推动社区教育均衡发展

新加坡积极采取措施,从资金到人才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持,实现了社区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结合我国实际,可从资金扶持、区域规划、师资和课程建设等方面着手,加大资源整合和共享力度,推动社区教育均衡发展。其一,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优先支持后发地区社区教育发展。各级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需求程度,合理分配社区教育发展资金,确保经费使用的精准性与透明性。特别是针对社区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优先支持其改善社区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教育中心、配备教学设备等,确保具备基本的社区教育条件。其二,统一进行资源调配,建立社区教育定向帮扶机制。应在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摸清不同地区的社区教育实际发展情况,对相应的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合理调配。同时,鼓励社区教育先发地区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等多种结对形式,在师资培训、课程资源、经验交流等方面对后发地区给予定向支持,指导和帮助后发地区发展适合自身实际和需求的社区教育。其三,强化师资和课程建设,提升教育资源共享水平。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教师、管理人员多是其他部门调转或临时安排,存在人员层次参差不齐、稳定性差的问题。对此,应注重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培养与筛选,整合优质师资力量,定期对社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项专业培训,提升其为社区教育发展服务的能力。同时,社区教育课程资源也存在供给不足、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增强和优化课程资源建设,尽快建立社区教育基础资源库和特色资源库,完善中国社区教育网的专题课程资源;有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开发新形态社区教育课程资源,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更好地实现共建共享。

(五)满足不同群体多元需求,完善社区教育服务体系

社会支持理论将支持资源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新加坡通过全龄化的覆盖关怀、细致化的内容设计、强有力的财力物力支持等,开展多方位的社区教育服务。结合我国实际,要满足不同群体多元需求,必须进一步优化社区教育服务体系,推动终身学习理念切实落地。其一,情感支持层面,应拓宽社区教育边界,实现全龄化的关怀覆盖。情感支持体现在“尊重、接纳及情感上的帮扶”^[16]。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主要受众群体为老年人与青年人,这种群体覆盖虽具有一定针对性,但对情感支持的全面性与包容性体现不足。对此,我国社区教育应在体系建设中体现对各年龄群体价值的尊重与接纳,确保各各年龄群体均能在社区教育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与机会,获得情感

上的归属感与价值认同,从而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社区教育生态系统。其二,信息支持层面,应细化教育内容设计,满足多元群体信息需求。信息支持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指导”^[17]。我国社区教育在未来发展中,应进一步拓宽与细化教育内容以强化信息支持,特别是要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兴趣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例如,针对婴幼儿,可以为其家庭提供科学育儿知识讲座、亲子互动指导等信息资源;针对青少年群体,可以建立学业规划与生涯发展指导中心,为其提供升学路径、兴趣特长与职业匹配等专业建议;针对成年人群体,可以搭建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平台,提供岗位需求、技能认证指导等服务,同时针对职场压力与心理调适需求,开设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与咨询服务课程;针对老年群体,在养生保健、文化娱乐课程之外,提供慢性病防治知识、数字生活技能培训等实用信息,帮助其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融入现代社会。其三,物质支持层面,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财力与物力帮扶,保障教育公平。物质支持指的是“财力帮助、物资资源及服务的帮助”^[18]。新加坡社区教育高度关注失业人群、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儿童,为其提供普惠性教育服务。我国社区教育也应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扶力度,尤其是对特殊儿童、贫困家庭儿童、残障人士等群体,建立健全特殊教育服务体系,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教育资金、资源与个性化教育服务,确保教育公平在社区教育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使社区教育真正成为惠及全体居民的教育形式,助力构建公平而有质量的终身学习体系。■

[参考文献]

- [1][2] Ikeda M. The trends and character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singapore : through the cases of independent school and autonomous school (vi research report) [J]. Bulletin of the Japa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ociety, 1994(20): 216-230.
- [3] Choo S S, Chia A, Chan C. Key Developments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Singapore from the Post-independence Period to

the Present[J].Education in Singapore,2022(66):281-299.

[4] Tan K.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Reform in Singapore – Quality, Sustainable or Threshold?[J].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14):75-87.

[5] 苏红. 新加坡缘何领跑中学生国际测试[N]. 光明日报, 2017-08-09(15).

[6] PROMOTE MANDARIN COUNCIL.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 (CDC) [EB/OL]. (2024-02-14) [2025-02-09]. <https://www.languagecouncils.sg/mandarin/en/learning-resources/singaporean-mandarin-database/terms/community-development-council-cdc>.

[7] 开迪, 王化起. 发展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减贫策略研究——以新加坡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8, 18(6): 74-79.

[8] Lee S S, Chia A, Pereira A, Tay L Y. Singapore's Student-Centred, Values-Driven educ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1. In Centering whole-child development in global education refor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2-122.

[9]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Learning for Life Programme (LLP) [EB/OL]. (2024-10-09) [2025-02-11]. <https://www.moe.gov.sg/secondary/schools-offering-full-sbb/school-specific-opportunities/learning-for-life-programme>.

[10]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 [EB/OL]. (2023-09-20) [2025-02-15].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desired-outcomes>.

[11]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Our students [EB/OL]. (2022-12-14) [2025-02-20].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our-students>.

[12]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Overview of 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EB/OL]. (2024-01-08) [2025-02-25].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our-programmes/education-and-career-guidance/overview>.

[13]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Nurturing Early Learners (NEL) Framework [EB/OL]. (2024-03-19) [2025-02-28]. <https://www.moe.gov.sg/preschool/curriculum>.

[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Allied Educators [EB/OL]. (2024-03-06) [2025-03-01]. <https://www.moe.gov.sg/careers/non-teaching-careers/allied-educators>.

[15] 肖子华. 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 理论、指标与方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4.

[16][17][18] Cutrona C E, Russell D W. Typ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pecific stress: Toward a theory of optimal matching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0: 319-366.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Wang Zhongchang Huang Yixiao

[Abstract] Singapo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regarding it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its citizens and enhanc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survival-oriented, efficiency-oriented, capability-oriented and value-oriented. It has shown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ubjects, development driving forces, development connotations and development effects, providing useful ideas for China's community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clusiveness of diverse cult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dvance government leadership and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crease efforts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Singapore;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lifelong learning